



3092796

。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鬪武。

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箇勒馬在於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復恩相論這兩箇比試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銳刃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根鎗去了鎗頭各用鹽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早衫穿着但是鎗尖厮糊如白點多者當輸梁中書道言之極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好形容

當隨卽傳令下去兩箇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都用鹽片包了縛成骨朶身上各換了早衫各用鎗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那周謹躍馬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撻手中鎗來戰周謹兩箇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紐做一塊鞍上人鬪人坐下馬鬪馬兩箇鬪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脾上一點白梁中書大喜叫喚周謹上廳看了跡道前官叅你做箇軍中副牌量你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怎生收的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職役管軍兵馬都



又少不得
這一轉若
再作拙矣
去全之論
便受佳
不

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閑
爭把他來逐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
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
謹比箭兩箇得子將令都扎子鎗各開了弓箭楊志見弓
袋內取出那張子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
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
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
死勿論楊志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箇比箭
好漢各開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箇各領了遮箭防
牌紮在臂上楊志道你先射我三箭後却還你三箭周謹

水滸金書

第十三回

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箇透明楊志終是箇軍官出
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為事怎見得兩箇比箭

這箇曾向山中射虎那箇慣從風裡穿楊殼滿處兎狐

喪命箭發時鵬揚魂傷較術當場比並施手段對衆
掄揚一箇磨鞞解實難抵當一箇閃身解不可提防頃

刻內要觀勝負霎時間便見存亡雖雲雷險手正宜其有一強

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磨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周謹縱
馬趕來將韁繩搭在馬鞍轡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
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颯地一箭楊志聽得背後弓弦
響霍地一閃去鎗裏藏身那枝箭早射空周謹見一箭

纔有盤旋
不是直話
真話

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土弓弦
覷的楊志較親望後心再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
却不去銜裏藏身那枝箭風也似來楊志那時也取弓在
手用弓梢只一撥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周謹
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裏越慌楊志的馬早跑到教場
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周謹
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裏趕將來去那綠茸茸
芳草地上入箇馬蹄翻盞撒飯相似勃喇喇地風團兒也
似般走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和得滿滿地儘
平生氣方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
不濟全書 第十三回

楊志聽得弓弦響紐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綽在
手裏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撇下周謹的箭梁中書見了大
喜傳下號令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將臺上又把青旗
磨動周謹撇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
在馬上把腰只一縱畧將脚一拍那馬勃喇喇的便趕楊
志先把弓虛扯一扯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拽轉
身來便把防牌來迎却早接箇空周謹尋思道那厮只會
使鎗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他
使弄我贏了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那馬便轉望演
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距轉來那馬也便回身楊志

前段說入
勒馬此段
見馬何理
纔細說處
亦補原意

舊說數語
動人想

早去盡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裏想道射中他後心窩必至傷了他性命他和我又沒冤讐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左手如托太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說時遲那時快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匹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梁中書見了大喜叫軍政司更呈文案來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楊志喜氣洋洋下了馬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充其職役正是

得罪幽燕作配兵

當場比武死相爭

能將弓箭穿楊手

奪得牌軍告職榮

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四

只見塔下左邊轉上一箇人來叫道休要謝職我和你兩箇比試楊志看那人時身材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唇潤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直到梁中書面前聲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不在因此悞輪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休教截替周謹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雖死而不怨梁中書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爲是他性急撮鹽入火爲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斬殺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李成聽得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覆道相公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

不自式成
固是一定
說出有礙

兩邊囑付
當事相對
而語有連
翰出入全
不覺其板
斲

孩坐一番
更更精采
此筆用意
極細極繁
極真

好武藝須和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武藝便
見優劣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猜望一力要擡舉揚志

眾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却無話

說梁中書隨即喚揚志上廳問道你與索超比武藝如

向揚志稟道恩相將令安敢有違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

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

軍器給與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揚志騎小心在意休覷

得等閒揚志謝了自去結束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你却

難比別人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有些疎失喫他

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我有一匹慣會上陣的戰馬

水滸金書 第十三回 五

并一副披掛都借與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索超謝

了也自去結束梁中書起身走出階前來從人移轉銀交

椅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梁中書坐定左右祇候兩行喚

打傘的等開那把銀葫蘆頭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

梁中書背後將臺上傳下將令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

齊鳴發一通搥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箇砲砲響處

索超跑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陣裏跑馬入軍

中直到門旗背後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又發了一通搥

兩軍齊納一聲喊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再一聲鑼

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眾官沒一箇敢走動胡言說話靜

靜地立着。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

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正牌軍索超山馬。直到陣前。兜住馬。拿軍器在手。果是英雄。但見

頭戴一頂熟鋼獅子盔。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上面重兩條綠絨縷領帶。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盞箭。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

看那馬時。又是一匹好馬。但見

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六

色按庚辛彷彿南山白額虎。毛堆膩粉如同北海玉麒麟。衝得陣跳得溪。意戰鼓性如君子。負得重走得遠。慣嘶風。必是龍媒。勝如伍相梨花馬。賽過秦王白玉駒。

左陣上急先鋒索超。兜住馬。扭着金蘸斧立馬在陣前。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直至陣前。勒住馬。橫着鎗在手。果是勇猛。但見

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鎗鐵盔。上撒着一把青纓。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葉甲。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條。前後獸面掩心上。籠着一頂白羅生色花袍。垂着條紫絨飛帶。脚登一雙黃皮靛底靴。一張皮靶弓。數根盤子箭。手中

挺着渾鐵點鋼鎗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
風馬。

看那馬時又是一匹無敵的好馬但見

駉分火焰尾擺朝霞渾身亂掃胭脂兩耳對攢紅葉侵
晨蹄紫塞馬蹄進四點寒星日暮轉沙堤就地滾一團
火塊。休言南極神駒真乃壽亭赤兔。

疑是南宮宋猛獸渾身火塊也

右陣上青面獸楊志攔手中鎗勒坐下馬立於陣前兩邊
軍將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眾正南
上旗牌官拿着銷金令字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
教你兩箇俱各用心如有虧慢處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

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七

有重賞二人得令縱馬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二
般兵器並舉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
逞威攔手中神鎗來迎索超兩箇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
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
縱橫八隻馬蹄撩亂但見

征旗蔽日殺氣遮天一箇金離斧直奔頂門一箇渾鐵
鎗不離心坎這箇是扶持社稷毘沙門托塔李天王那
箇是整頓江山掌金闕天蓬大元帥一箇鎗尖上吐
條火燄一箇斧刃中迸幾道寒光那箇是七國中袁達
重生這箇是三分內張飛出世一箇是巨靈神忿怒揮

一大斧劈碎出根一箇如華光藏生與仗金鎗搥開地府
這箇圓彪彪睁開雙眼脫查查斜砍斧頭來那箇必必
剝剝咬碎牙關火焰焰搖得鎗桿斷各人窺破綻那放
半些開開

當下楊志和索超兩箇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月臺上
梁中書看得呆了兩邊衆軍官看了喝采不迭陣面上軍
士們遞相廝覷道我們做了許多年軍也曾出了幾遭征
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廝殺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在聲
叫道好鬪聞達心裏只恐兩箇內傷了一箇慌忙招呼旗
牌官拿着令字旗與他分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鏘響楊志
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又

和索超鬪到是處各自要爭功那裏肯回馬旗牌官飛來
叫道兩箇好漢歇了相公有令楊志索超方纔收了手中
軍器勒坐下馬各跑回本陣來立馬在旗下看那梁中書
只等將令李成聞達上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稟覆梁中書
道相公據這兩箇武藝一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傳下
將令喚楊志索超旗牌官傳令喚兩箇到廳前都下了
馬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兩箇都上廳來躬身聽令梁中
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
兩箇都陞做管軍提轄使便叫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叅了
他兩箇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將着賞賜下廳來解

此處寫出二
處情未用意
小處狂亂十

此處寫出二
處情未用意
小處狂亂十

了鎗刀弓箭卸了頭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都上廳來再拜謝了衆軍官梁中書叫索超楊志兩箇也見了禮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打着得勝鼓把着那金鼓旗先散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看看紅日沉西筵席已罷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頭前擺着這兩箇新叅的提轄上下肩都騎着馬頭上都帶着紅花迎入東郭門來兩邊街道扶老携幼都看了歡喜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衆老人都跪下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府不曾見今日這等兩箇好漢將軍此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

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九

手如何不歡喜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回到府中衆官各自散了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楊志新來未有相識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懇懇聽候使喚都不在話下且把這閒話丟過只說正話自東郭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飲不相離月中又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心中也自欽伏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午裝賸節至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後堂家宴慶賀端陽但見

盆栽綠艾瓶挿紅榴水晶簾捲鰕鬚錦繡屏開孔雀首
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角黍堆銀美女高擎青玉案

好伯好孫

食烹異品果獻時
新蔡扇風中奏一派聲清韻美荷衣
歌兒高唱
香裏出百般舞態嬌姿

感發膝妻也

當日梁中書正在後堂與蔡夫人家宴慶賞端陽酒至數杯食供兩套只見蔡夫人道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為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道世傑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草木豈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盡蔡夫人道丈夫既知我父親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如何不記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都關領去了見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

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十

打點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劫了枉費了造一遭財物至今嚴捕賊人不獲今年叫誰人去好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校你還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書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去人未遲夫人不必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不說梁中書收買禮物玩器選人上京去慶賀蔡太師生辰且說山東心州鄆城縣新到任一箇知縣姓時名文彬此人

可容蕭泰山
女婿亦仍允

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壞側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

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閒毆相爭分輕重方纔決斷
閒暇時撫琴會客迫忙裏飛筆判詞名爲縣之宰官實
是民之父母

當日知縣時文彬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
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箇巡捕都頭本縣尉司
管下有兩箇都頭一箇喚做步兵都頭一箇喚做馬兵都
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匹坐馬弓手二十箇步兵都
兵都頭管着二十箇使鎗的頭目二十箇土兵這馬兵都
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長一尺五寸
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閔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
水滸金書 第十三回 十一

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
學得一身好武藝怎見的朱全氣象但見

義膽忠肝豪傑，智中武藝精通。超羣出眾果英雄，彎弓
能射虎，提劍可誅龍。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凜凜威風。
面如重棗色通紅，雲長重出世。人號美髯公。

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
部扇鬚鬚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三三丈濶濶滿縣人都
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屋
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匾窄也學得一身好武
藝怎見得雷橫的氣象但見

打鐵匠人
直至五十
七回營湯
隆打鈎鍊
鎗原出

天上罡星臨世上。就中一箇偏能都頭好漢。是雷橫拽拳神臂健。飛脚電光生。江海英雄推武勇。跳牆過澗身輕。豪雄誰敢與相爭。山東插翅虎。寰海盡聞名。

那朱仝雷橫兩箇專管諭拿賊盜。當日知縣呼喚兩箇上廳來。聲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木府濟州管下所屬水滸梁山泊。賊盜聚眾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處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箇。你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箇出西門。一箇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中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眾人採幾非來。縣水滸全書

第十三回

十二

里呈納方表。你們會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怨兩箇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不說朱仝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箇土兵出東門。遶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來。到東溪村山上。眾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開。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開。莫不有友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眾人拿着火一齊照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箇大漢。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圍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勦勦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

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或神明原來這東溪村
真箇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破二十箇土兵一
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子綁了押甘廟門投一箇保正
莊上來不是投那箇去處有分教東溪村裏聚三四籌好
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天上罡星來
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
且聽下回分解

評 梁中書如此憐才而志落吳用計中與朱仝誤失

小衙內同抱負心之痛

此解詳文字則各段何分條又神以此回中形容困隆揚志朱仝已勝太史公二筆
王史時錄到對身處未與有之神入化手段

忠義水滸金傳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卓上衆士兵向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門且押這厮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却解去縣裏取問二行衆人却都道這保正莊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水滸金書

第十四回

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

此一段
因緣如文

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箇村坊。一箇東溪村一

入一小廟

箇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

日迷人下水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箇僧人經過村

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箇去處。教用青石鑿箇寶塔。

放於所在鎮在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

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

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

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聞他名字却早雷橫并土兵

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

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箇爲頭的人到草堂土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全兩箇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運投黃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箇何得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村曾拿得箇把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箇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以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

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二

深是堂舖酒
板吃

牛有個人的
念去與相忍
的念去才好
想心才肯思

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杯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箇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酒肉只管叫衆人喫晁蓋一頭相待雷橫喫酒一面自肚裏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了五七杯酒便叫家裏

一箇王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王管陪侍着雷橫喫酒晁蓋却去裏面拿了箇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喫酒泼一箇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莊客道在房門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鬚毛腿赤着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濶臉鬚邊一搭硃砂記土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迓一箇人却把我來拿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迓誰那漢道我來這村裏投迓一箇好漢晁蓋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來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教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携則箇正是

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三

黑甜一枕古祠中
百萬賊私天不佑

被獲高懸草舍東
解圍晁蓋有奇功

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
 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爾
 箇又喫了數杯酒只見窓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
 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
 留若再到敝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
 望不須保正分付請保正見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
 只兩箇同走出來那聚土丘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
 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
 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靈官廟裏
 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箇晁蓋
 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
 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
 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
 廝如何却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
 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
 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曉、見、認、得、阿、舅、） 跟箇本京客人來這裏販
 賣向後再不曾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
 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為他鬢邊有這一搭珠砂記因
 此影影認得晁蓋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
 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

老賊愈得寬著
妙人妙人

更妙

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土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并眾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晁蓋拿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唾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真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蹣蹩，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眾土兵登時放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道：都頭休嫌轉，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眾土兵，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帶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

逐人的白
日是不來
送寶貴的
赤髮果却
至金粉托
得之費奉
來

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髻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在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綽縛了來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幸得到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透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六

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而何碍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箇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箇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獻此一套富貴不知哥哥心內如何見蓋道壯哉且再註較你既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

有此論語
纔是義士
不是劫盜
此等處是
作傳人六
關目

又生出情
去育育珠
絲莊泥之
巧

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暫且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山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回奈雷橫那廝平白騙了晁保正十兩銀子又吊我一夜患那廝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廝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他必然敬我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但見

北斗初橫東方欲白天涯曙已纔分海角殘星漸落全
北斗初橫東方欲白天涯曙已纔分海角殘星漸落全

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七

雞三唱喚佳人傅扮施朱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競利
幾縷丹霞橫碧漢一輪紅日上扶桑

這赤髮鬼劉唐挺着朴刀趕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攔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上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廝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劉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品了一夜又騙我阿舅

此處得有吳賊
字樣

天下事都變情
矣

真誠去字了

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住
日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詭賊
○只○一○句○說○○

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
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

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箇輪
贏攪着朴刀直迤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

手中朴刀來迎兩箇就大路上廝併但見

亦云山頭望子雲草鞋珠天色初明林下晚煙微起相見
一來一往似鳳翻身一撞一衝如鷹展翅一箇照棚盡

依良法一箇遮攔自有悟頭這箇丁字脚捨將人來那
箇四換頭迤將進去兩句道雖然不上凌烟閣只此堪

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插入畫圖

當時雷橫和劉唐就路上鬪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士
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
籬門開處一箇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箇好漢且不
要鬪我看了多時禮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
一隔兩箇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
○廟○四○似○字
人時似秀木打扮戴了一頂桶子樣株眉梁頭巾穿一領皂
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纒帶下面綠鞋淨鞵生得
眉清日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
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吳用的

好處

萬卷經書曾讀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畧究來精。胸中藏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畧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畧施小計鬼神驚。字稱吳學究。人號智多星。

當時吳用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任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于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廟裏。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天王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

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九

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識。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箇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蹊。我且勸開了這場。闢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箇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屈冤人做賊。詐了銀子。怎地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

做都頭的不會捉賊
做賊的去會定罪

你不還只除問得我手裏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箇
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
我銀子直和他拚箇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
你添箇士兵來併你也不弄好漢我自好友糊翻你便罷
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迫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
便指手劃脚也趕攏來兩箇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
面勸那裏勸得任劉唐撚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
裏千賊萬賊罵挺起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士兵指道保
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
大路上趕來大啣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

水滸金書

第十四回

十

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鬪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
來這裏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
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于你事他和小人
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
道都頭看小人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
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觸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
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
乎做出一場大事這箇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
籬笆裏看了這箇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
辦得架隔遮欄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

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箇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曾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鎗架土村刀又沒尋處只見牧童報說一箇大漢拿條村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分付王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暇有詩爲証

文才不下武才高
銅鍊猶能勸朴刀
只愛雄談借義士
豈甘枯坐伴兒曹

水滸全書

第十四回

十一

放他衆鳥籠中出
許爾羣蛙野外跳
自是先生多好動
學生歡喜主人焦

吳用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到唐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人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江湖上好漢此人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百一套富貴特來投迤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却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碍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

便見其公
牛存居的
才略

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箇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箇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箇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夢應夢之星數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吳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先生既有心本府全書 第十四回 十二

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盪兩箇指頭說出這句話來有分教東漢莊上聚義漢翻作強人石碣村中打魚船權為戰艦正是指插說地談天口來拿雲捉霧 誘離江攪海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保正識英雄。自是隻眼。

又評 突出智多星解紛却是七星會合音緣

此評 是若到唐吳用都是偷賊若乃是蔡京那箇老賊緣何引得這賊班小賊上末

忠義水滸全書傳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舊世三阮
極本方與
尋常俗義
者迥別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箇人義膽包身武藝出眾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箇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箇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箇人是弟兄三箇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箇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箇是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抵道之聖人
如此定矣
愚凡才不
能考才見
微

親弟兄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箇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箇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裏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與吳用道托京到東京也曾行到只不知生辰綱從

樓得公孫
勝嶺頭

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生受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叫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但見

青鬱鬱山峯疊翠綠依依桑柘堆雲四邊流水遶孤村
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二

幾處疎篁沿小徑茅簷傍澗古木成林籬外高懸沽酒
旆柳陰閒纜釣魚舡

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一箇人從裏面走出來生得如何但見

臙覺臉兩眉豎起畧綽口四面連牽胸前一帶蓋膾眞毛背上兩枝橫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氣力眼睛射幾萬道寒光休言樹裏一漁人便是世間真太歲

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腳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茶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挽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天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却說吳用道小主的來意也欲正要和二哥喫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盪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

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三

死里七郎
亦來泊亦
變化

田相

了兩箇來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樺揪只顧盪早盪將開去望湖泊裏來正盪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漢生的如何但見

疙疸臉橫生怪肉冷龍眼突出雙睛腮邊長短淡黃須

休言鐵腕惡司神果是人間海直

身上交加烏黑點渾如生鐵打成疑是頑銅鑄就世上

降生真五道村中喚作活閻羅。

這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簷笠身上穿箇基十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盪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

英雄氣概
只爲窮困
所迫

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決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船廝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賒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曉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兩隻船廝就着投

水滸金書

第十五回

四

百碣村鎮上來划了半箇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箇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

一雙手渾如鐵棒兩着眼有似銅鈴面上雖有些笑容眉間却帶着殺氣能生橫禍善降非災拳打來獅子心寒脚踢處蛇蝎喪膽何處覓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一則

看色做
態出相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髮邊插一朵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胎前刺着的青鸞一對豹子來裏面匾扎起磅了上面着一條開道碁子布手裏吳用叫一聲

道五郎得來麼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若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船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船躡並着划了一歇早到那箇水閣酒店前看時但見

前臨湖泊後映波心數十株槐柳綠如烟一兩蕩荷花

四面明

數般清致苦瓠美女紅裙

紅照水涼亭上總開碧檻水閣中風動朱簾休言三醉岳陽樓只此便爲蓬島客

當下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五

真性快

學充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卓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箇弟兄龕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箇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箇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闔鋪下四隻鉢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車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

在卓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箇狼貪虎食喫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尊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隻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箇再要多些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箇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着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勾須是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六

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喫酒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止安拱盛做三盤把來放在卓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箇四箇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剛那裏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瓮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們

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瓮酒借箇大瓮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鷄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解了纜索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椿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家弟兄三箇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七

鄧七靈拍
拍案不獨
要看吳用
旁批長歎
字字發着
看三阮念
官談狀字
字刺着痛
處

小七都不曾婚娶四箇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鷄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裏偌大一箇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太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

另揭出林冲妙

讀透于古
實情使人
官府痛
心批發
快意如此
苦勞便
險事

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使道這箇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這裏並不曾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箇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箇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箇旱地忽律朱貴兒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箇好漢是東京禁

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箇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般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猪羊鷄鶩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尿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

又近一步

又近一步

却正話
却都充反

跌

出劫盜
却都充反

關係

會生反
友欺巧而
有力

甄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輪
秤分金銀異樣穿絀錦成瓮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
我們弟兄三箇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
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
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
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
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
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干
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
你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

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九

思量我弟兄三箇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
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
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勾受
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暗喜道這三箇都有
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吳用又勸他三箇喫了兩巡酒正
是

只為奸邪屈有才

天教惡曜下凡來

試看阮氏三兄弟

劫取生辰不義財

吳用又說道你們三箇敢上梁山泊捉這賊麼阮小七
道便捉的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喫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

攪破一番
下火并種
王

三阮交朋新
吐舌

河北便伏
盧員外

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壽
却不是好阮小二道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
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
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箇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
倫那厮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
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
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
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箇便替他死也甘心吳
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
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

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十

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是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阮小五
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
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
不曾相會吳用道這等一箇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
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曾到那裏因此
不能勾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
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
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
道這箇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
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

又用反跌
詞中有眼

好義氣

寫出這三
個人有狀
有活潑
如生橫
棍

通前前後
看他三箇
人的說話
接連連
開關關
說到刺心
處使人泣
淚使人躍
似不覺

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箇情客好義我對你們實
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是在晁保
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箇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
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箇真真實實地竝沒半點兒假是
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以定是
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箇若捨不得性命相挈
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
小二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
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來誘
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
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十一

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自日起解
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箇好漢姓劉
名唐持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箇好漢向
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箇一世
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箇計較成此
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
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聖今日還
了願心正是掃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卽
便去來明日起箇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
弟兄大喜有詩爲証

同卷三十一

字究知書豈愛財

也必無幾古德哉

以因不義金珠女

致使羣雄聚義來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喫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箇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廝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却從莊外人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猪羊安排燒紙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箇

看他書詞
何等嚴正

說道們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箇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猪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箇箇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誅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六籌好漢正在後堂散福飲酒只見一箇莊客報說門前有箇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

直水闕我莊客道小人化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
正晁蓋道以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三斗米去你說與
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
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
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而晁蓋道
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
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箇先生說道我不
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箇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
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
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厮見一面打甚
水滸金書 第十五回 十三

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箇時只
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箇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
發怒把十來箇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喫了一驚慌忙
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
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箇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
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打那衆莊客晁蓋看那先生
時但見

頭縮兩枚鬚鬆雙丫髻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腰繫雜
色綵絲絛背上松紋古銅劍白肉脚襯着多耳麻鞋綿
囊手拿着籠殼扇子八字眉一雙杏子眼四方口一部

那先生一頭打莊客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耐村夫無理，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隨口，晁蓋道：「先生少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與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

水滸全書

第十五回

十四

傳中稱公孫勝是宋
然自來者
舊名號
俱口自陳
說

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箇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蘄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爲因學得一家道術，亦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此地生辰綱麼？」

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
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
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箇人
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
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
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直教去處無歸路正是機謀未就爭奈聽外人聽計
策纔施又早蕭牆禍起畢竟淪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
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一幅漁村圖一。首漁家傲智多星口角却銛于釣

鰲釣

總評

晁蓋仗義疏財劉唐公孫勝却欲把一套富貴送他。不冷不卷慷慨之報。

